



HUSAIER WENJI

# 胡塞尔文集

(第一卷)



## 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



[德] 埃德蒙德·胡塞尔 著  
张 宪 译



人民出版社

HUSAIER WENJI

# 胡塞尔文集

(第一卷)



## 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 著  
张 宪 译



人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阮宏波

封面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陈 岩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德]埃德蒙德·胡塞尔 著 张宪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4

(胡塞尔文集)

ISBN 978-7-01-006899-2

I. 笛… II. ①胡… ②张… III. 笛卡尔,R. (1596~1650)  
—哲学思想—研究 IV. B56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3641 号

### 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

DIKAER CHENSI YU BALI JIANGYAN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 著 张宪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8.625

字数:20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06899-2 定价:2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 《胡塞尔文集》

**主编** 倪梁康

**编委** (按姓名拼音为序)

陈志远 方向红 高松 李云飞

刘国英 倪梁康 孙周兴 王炳文

肖德生 游淙祺 张廷国 张伟

张宪 朱刚

## 《胡塞尔文集》总序

现象学自始创至今方百年有余。与历史上的大哲学家们相比,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年)还算是年轻的。哲学史家们似乎还在为他的最终定位犯难。胡塞尔在世时,他的妻子便禁不住地向朋友的圈子询问:胡塞尔在哲学史上究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类似于柏拉图的,抑或是康德的?而胡塞尔本人在他极少间断的哲学思考中却似乎从未关心过这个问题。使他殚精竭虑的更多是大思想家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对问题的可能解决方案。因而他思考的常常是这样的问题:伟大的天才们曾在这里或那里失败过,如果不想沉湎于无尽的绝望,我该怎样做?我该如何重新开始?

正是这种在忘我和献身的精神中严格地直面问题本身的做法,赋予了胡塞尔的现象学以一种特殊的气质:“面对实事本身”的治学态度和“工作哲学”的操作方法。以后的一大批研究者们之所以会如痴如醉地继续献身于它,主要是受这种研究风格和思维方式的吸引。它也被看做是哲学的基本思想或基本态度,即:不断地从头开始,追问最原本的问题,尝试最直接的回答。他的确可以说是一个类似于苏格拉底、笛卡尔、康德或尼采的哲学史人物。

胡塞尔的现象学如今已经成为历史的经典,但由于他的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而且也因为他所给出的意识现象学的研究结果极为丰富,所以当代人仍然在不断地向他的思想回溯,一再

地尝试从中获得新的启示。法国的现象学家保罗·利科曾形象地告诉北京大学的同行与学生：胡塞尔的思想是一个布满了脚手架的工地。这个比喻十分传神，也十分到位：既然是一个工地，也就意味着我们还无法尽览它的全貌，意味着我们可以对它拥有无尽的想象；既然是一个工地，也就意味着它还有待完成，意味着我们可以对它进行自己的续建、添加乃至修正。

这也正是胡塞尔思想的魅力所在：他在《逻辑研究》第二卷和《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所偏重的对意识体验、意向活动与意向相关项、尤其是对感知行为和想象行为的细致分析，首先为以德法为主的欧洲大陆哲学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为梅洛-庞蒂的感知现象学和萨特的想象力现象学奠定了基础，甚至各种文学艺术学派，甚至建筑学、伦理、法律，甚至经济学的学派都可以从中获益。而他在《逻辑研究》第一卷、《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学》、《经验与判断》等著作中对符号行为和含义理论和判断理论的独特理解和特别关注，又为英美的语言分析哲学和逻辑哲学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野，成为这个派别的长期对话伙伴；尤其是分析哲学中心智哲学的研究方向，更是与胡塞尔现象学的意识分析并行不悖。

凡此种种，使得胡塞尔能够带着他的现象学在 20 世纪的两大哲学流派之间从容踱步。他不会像尼采或海德格尔等人那样被语言分析学家和逻辑学家们当做非科学的、非学术的东西不予理睬，也不会像弗雷格或卡尔纳普等人那样被人文主义思想家们和作家们看做是非文学的、非生命的东西束之高阁。

胡塞尔的历史地位当然还远不止于此。他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的时间意识分析堪称哲学中最抽象的和最形而上学的课题研究，并不逊于海德格尔的时间分析，而且此后也成为德里达进出现象学的门径。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

中的思想史考察则与人类在两次大战期间的自身宿命的反思息息相关,可属形而下的工作领域,他在其中所提出的“生活世界”概念,比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更有力地影响着今天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并成为当代哲人如哈贝马斯思想的核心成分。胡塞尔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中对他人(陌生意识)的意向分析,则把他的意识现象学带入到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舒茨、莱维纳斯、古尔维奇等人也都从中获益匪浅……胡塞尔的思想和影响是如此“繁杂”,在这里根本无法一一枚举。我们只能说,胡塞尔身前发表的每一部著作,都在相关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除此之外,由于胡塞尔在他长期的研究中始终以笔思维,以速记稿的方式几乎记下了他毕生所思,因此他去世后留下了大量的手稿。出于对当时纳粹统治的担心,这些手稿随后被人带至比利时隐藏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由比利时卢万大学的胡塞尔文库陆续整理,作为考证版《胡塞尔全集》于1950年出版了第一卷,现已出至第三十八卷,并且还在以每一两年一卷的速度继续出下去。胡塞尔的重要书信也有很多,几乎可以与哲学史上通信最多的哲学家莱布尼茨并驾齐驱。这些书信现已被收入《胡塞尔全集——文献编》出版,共十卷。此外,胡塞尔的另外一些讲稿和手稿还被收到《胡塞尔全集——资料编》中,也已出版了八卷。目前正在编辑之中的胡塞尔文稿还有五卷。伽达默尔曾认为,“正是这一系列伟大著作的出版使得人们对胡塞尔思想的哲学兴趣经久不衰”。可以预见,胡塞尔研究在今后的很长时间里都会成为国际—国内哲学界所关注的一个课题。

就国内而言,汉语领域对胡塞尔思想的介绍由来已久,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大陆和台湾陆续出版了一批关于胡塞尔思想的研究著作。近几年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关于胡塞尔现象学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完成和发表,胡塞尔现象学在哲学研究领



域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显学”，而且许多迹象表明，这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对此，胡塞尔文字的中译已经提供并且还应当进一步提供基础性的支持。

胡塞尔著作的中文翻译肇始于1986年。至此为止，已经译出发表的重要著作尚不足十部（不包括选集、文选以及一书多译的版本）。这些著作大都为胡塞尔身前自己审定发表的文字，代表了他自认为已经成熟的思想，因此是他一生思想努力的精华。这些著作大都已经翻译成十几种文字。

但是，与现已出版的德文版《胡塞尔全集》相比，中文本的翻译出版仍然是滞后了很多。国际学界的胡塞尔思想研究几乎会随每一卷新的《胡塞尔全集》的出版而掀起一股讨论的热潮，例如，作为第二十六卷的“含义论引论”的出版引发了学界对胡塞尔“意向相关项”乃至其意向分析总体意义的重新思考和评价；作为第三十三卷的伯尔瑙文稿的出版引发了学界对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的“前摄”、“期待”和“未来”的关注和分析；作为第三十七卷的“伦理学引论”的出版引起学界对现象学伦理学的重新认识与思考。相比之下，国内现象学界的研究，目前大都仍然只是依据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胡塞尔全集》出版的几部基本经典，既不足以对胡塞尔思想的总体发展作出系统的把握，也难以跟踪国际现象学研究的渐进步伐。

鉴于胡塞尔思想在当代西方哲学中所产生的持续效应以及在国内哲学界所引起的诸多关注，人民出版社将选编、翻译和出版多卷本的中文版《胡塞尔文集》。基本的设想是：组织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专家和翻译家，集中五年的时间，选择十五至二十卷尚未译成中文、但又至关重要的胡塞尔文集本翻译出版。这里对卷目的选择，基本上是根据胡塞尔生前自始至终都在关注的重要问题来作出的：现象学的方法论、现象学的本体论、交互主体性的现象学、



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的现象学、感知—想象—图像意识的现象学、现象学的伦理学和价值论、现象学的心理学、现象学的逻辑学。除此之外,胡塞尔生前发表的正式发表的文章、书评和报告也将按三个时期分三卷而得到全部出版。

相信并祝愿这些著作的出版可以对汉语学界的现象学研究起到实实在在的推进作用!

倪梁康

2007年3月于广州

# 比利时卢汶胡塞尔档案馆主任 H. L. 梵·布雷达为《胡塞尔全集》 第一卷写的序言<sup>①</sup>

v

1938年4月27日,当代哲学中现象学流派的开拓者和主要代表埃德蒙德·胡塞尔在德国弗莱堡辞世,享年近八十岁。

自从他的《逻辑研究》(Logische Untersuchungen)于1900—1901年出版以来,国际哲学界一直以日益浓厚的兴趣,不断富有成效地阐发和逐步深化这位弗莱堡大师发表的著作。这些著作涉及他的现象学方法,以及这种方法在更为不同的哲学问题中的具体运用;同时,也涉及作为自足的——也可以说是“自主的”(autarchique)——哲学体系的现象学。这些相对来说数量虽然不多,却在一出版时就非常引人注目的著作,被当代各种不同思潮的甚至是权威的代表人物以极大的兴趣加以研评。

这些批评与其说不乏要害,倒不如说引起人们关注那些研究的纲领性特征。因为,那些研究关涉到一些虽然有点随意、却有时候同样是令人难以应付的、作者自创的相当新的术语。这些批评还引起人们关注他显然是细致区别和过分精细定义的兴趣;关注他风格的艰涩和所陈述的那种有时显得无用的复杂;最后,尤其是差不多自1913年以来,关注他的还原理论的大胆特性——被他以完全特别的坚持,表现为整个现在或将来现象学的最后的和必不

---

① 原文为法文,根据原文译出。——译者注

可少的基础。

全部这些批评以及其他许多批评——可以想象那些研究者尽管有所批评,却一般来说同时承认作者的无可置疑的成就——并不能阻止大师总是赢得越来越多勤奋好学读者的兴趣;而且,不能阻止他通过自己同样的著作,吸引许多虔敬的门徒,尽管他们来自整个世界的各种各样非常不同的哲学环境。

事实上,胡塞尔不断努力去更新并扩展大家都关心的问题。他的精细描述,使人们清楚他的前辈和同时代人看来所错误地忽视了的一个系列问题的存在,因为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因此看不到其存在。另一方面,就如这位大师正好为每一个这样的问题给出现象学方面的解决——即使不是最终的、也不很张扬——一样,他一下子就使这些问题得到承认,而且让人们明了在那些正式哲学体系中还有他的现象学。胡塞尔无愧是这个世纪哲学的一个伟大的革新者(*rénovateur*),他的方法以及体系,毋庸置疑使人们不得不关注对那种哲学体系的整个研究兴趣。——由是,人们不能对他精神的非凡洞察力不予以重视,也不能就哲学分析而言给这些问题以完全的例外,毕竟他通过自己的陈述向人们表明了这一点。——最后,他以自己诚实和客观无偏见这样的气质,以自己在进行讨论时那种真正的实事求是,以自己研究和对他人思考以及论点作判断的方式,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

简言之,尽管前面提及的批评,作为大师的胡塞尔还是很快就被承认受到当下思想界的欢迎。而且,他所发表的著作也被列入当代哲学的经典中。

不过,断言一部哲学著作属于经典(*classique*),那也就是说,这部著作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能够决定思想的进步,至少形成内在思想的一部分。所有经典都必然会引起对它的肯定或否定,它由此被看成是“思想之源”( *source de pensée* )。我们相信,对于胡塞

尔的著作来说情况也同样如此。在我们看来,这些著作是我们时代哲学好些最重要思潮的起源——即使不是同一种起源。只需提醒人们注意他对那些被称之为现象学学派的成员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便足够了。我们已经说过,他是这个学派的创始者,一直是无可争议的“大师”。但是,对最近几十年期间所出现的全部重要哲学出版物的细心阅读,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无一例外地——胡塞尔的学说在非现象学者那里,在那些作为他的门徒或后继者的圈子那里,产生了如此大的反响。凡是熟悉他思想的人,在这方面都几乎可以随处见出这些迹象。人们总会有这样的印象——“胡塞尔还在那里”(Husserl a passé là),即使作者明确不这样看,或者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这点。

vii

胡塞尔的著作和思想毫无争辩地对哲学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我们时代里活生生地表现出来。

\* \* \*

我们坚信这点,因此毫不犹豫地希望在这个前言中得以表达。胡塞尔档案馆(Archives - Husserl)也是基于这同样理由,出版这套丛书。

胡塞尔去世时留下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约 45,000 页——未出版的手稿,这在消息灵通的哲学界里众所周知。在这些未出版的手稿中,他记录了完全值得注意的、其中部分是新的关于自己现象学基础的看法,尤其是关于那些他称为具体意向(intentionnelles concrètes)分析的令人惊讶的那么多的明确结果。当然,这些手稿至少部分包括对现象学研究巨大计划的详细制订。胡塞尔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明确说到这一点,并且——不管对还是不对——把它说成是“面临只不过是完全迫于去挽救哲学而已。”最后,这些写于 1890 年与 1938 年之间的大量手稿,连同有关他“精神遗产”(héritage spirituel)的其他没有标号的文件,常常告

诉我们他的思想源泉、引导他发现的具体进路、还有他长期艰苦探索理论的特定发展阶段的确凿事实。

viii

胡塞尔真正是这个时代最有原创和影响的思想家之一,然而这并不是人们不能让这些资料失存的理由,恰好相反,正是这些文件本身,值得用虔敬心加以对待,值得细心进行研究和利用。

正是出于这个理由,我们首先致力于保存这些有可能被纳粹分子销毁的纸稿(这帮家伙前不久还在驱逐人,恨不得把他的著作付之一炬)。一开始,这些手稿被带出1938年的德国,随后,在长期占领期间所经受的“各种各样危险”下被保护下来。

由于卢汶大学学术主管部门、卢汶哲学高等研究所的委员会和我们的同事、布鲁塞尔方济各基金会(*la Fondation Francqui de Bruxelles*)以及许多赞助者和朋友的道义支持和慷慨,我们已经在1939年以卢汶胡塞尔档案馆为名,建立了一个现象学研究中心。在那里,胡塞尔的夫人和这位哲学家的其他后嗣,负责所有这些手稿,以及其他与他的学术生涯、教学和出版相关的许多文献资料。我们刚刚提到的哲学高等研究所,照料这个档案馆所在的各个地方。一组教授和比利时人,例如德·布路依那(*MM. E. de Bruyne*)、拉美勒(*L. Lameere*)、多普(*J. Dopp*)、瓦尔亨斯(*A. de Waelhens*)和梵·罗勒亨(*G. Van Rollegem*),被邀组建这个机构的主管委员会。在1939年和1949年之间,我们在或长或短的期间里,已经能够保证有效合作和高度欣赏这方面更多的专家;像一开始的朗德格雷伯(*MM. L. Landgrebe*)和芬克(*E. Fink*),他们是胡塞尔最后的两个助手;此后继续充实加强的人还有:格尔伯(*L. Gelber*)夫人、M. 比梅尔(*M. Biemel*)夫人和斯特拉塞(*S. Strasser*)先生、W. 比梅尔(*W. Biemel*)先生。

这个被创建来保留和整理这些内容的研究探索中心,发现它的资料的丰富和规模的巨大是人们所没能企及的;它决定自己需

要出版至少大量在同一地点各种各样可供选择的资料。在十多年的工作之后,经过在常常是困难和非常不利条件下的努力,我们终于高兴地向哲学大众提交第一卷未发表过的作品。

ix

我们刚刚提及的那些困难环境,却并非是使我们推迟这个出版的唯一理由。我们已经说过,胡塞尔留给后人大约 45,000 页未发表过的著作;再说,这些资料其中大部分并不是一般的手写,更多是速记的手稿。我们似乎不可能给出那些有关手稿的任何一个编订本,特别是在获得对所有资料整体的一个准确看法之前。这种事前的研究实际上是必不可少的,以便确定所面对文本的相对价值,而且确定它在这位大师的所有著作中恰如其分的地位。人们不难理解,这项准备性工作已经花去我们更多的年头。

\* \* \*

对我们的档案馆所存资料的深入研究,使我们得以对胡塞尔手稿进行了分类,至少是根据作者在编写时保留这些手稿的目的。此外,根据表现出来的文学形式和特点,把这些手稿分成三类截然有别和非常不同的范畴。——首先,那些胡塞尔为了出版而写出来的一系列文本。然而,这些文本由于各种各样的理由一直搁在那里而未问世,它们是为那些具有深厚哲学素养的读者所写。如果不考虑作者后来在重读初编写时对其补充了数不胜数的评注和整个体裁修改的话,这些手稿也许早就完全准备出版好多次了。——其次,我们又发现了装有课程笔记的各种卷宗。尽管其中绝大部分完全(in extenso)写得流畅可读,但是这些文本还是要清楚分开的,况且出于我们并不隐讳的那些很可理解的理由。这种编写没那么细心周到,结构更为松散。而且,人们感到作者努力保持与自己听课学生相同的水平,努力避开缠住他们的更深问题。然而,在这类范畴的资料里,有可观数目的完全一流的报告,非常值得向哲学公众介绍。——最后,作为第三类资料,有大量胡塞尔

x

的“哲学独白”(monologues philosophiques)。读者对这类文本可能没有什么太大兴趣,而且,它们算是一种完全特别的——说实在话——在哲学文献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文本。这样一种情况令人不可思议,胡塞尔通过速记而作成他较为随意的编写。况且,从1900年开始,他要写才能够思考,每天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工作九、十个小时。那些不可胜数的个人注释,其中绝大部分标有日期并仔细分类,构成了相对容易阅读的文本和非常具体的编写,此事尤为凸显它们所关心的东西。我们还有一个无比忠实的哲学杂志,其中,作者向我们描述那种他发现并解决自己所追寻问题的具体方式。

为了展示《胡塞尔全集》(Husserliana)这套丛书,<sup>①</sup>我们选择了《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 und Pariser Vortraege)的原始文本,不用说,它们属于刚刚提及的第一类资料。首要的原因在于,我们也要实现胡塞尔自己宣布过好几次重新开始而且非常牵挂的一个计划;而且更在于,他不满意那些手稿第一次的法译——1931年在巴黎柯林出版社(Colin)开始,然后1947年弗兰出版社(Vrin)重编,尽管他乐意承认那些忠实译者的无可置疑的长处。——可是,这种恭敬之情并非是决定我们选择的唯一理由。我们认为,《全集》(Gesammelte Werke)第一卷应该再现那些属于我们刚分为第一类和第二类范畴的手稿。这些文本确实由作者自己为了出版的缘故或者为了自己的大学教学而撰写,与“哲学独白”相反,因为他旨在向其他研究者传授自己的观念而构思和制作这些文本。他使我们仿佛看到把这些文本首先公布于众的逻辑,就是说,为了有可能或者起码为了方便对这些不怎

---

<sup>①</sup> 卢汶胡塞尔档案馆除了出版《胡塞尔全集》(Husserliana)这套丛书,还有别的丛书,例如《现象学大全》(Phaenomenologica)。——译者注



么精心构思和一般来说不怎么清楚的文本的阅读和解释。随后，在这组也有所限定的手稿里，我们决定优先接受那些作为综合叙述的文本。通过这些文本，他努力确定标征自己思想演变重要时刻的学说。——凡是知道大师著作的人都不会惊讶，正是这些原则导致我们首先出版《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

我们出版不多久，就把同样的原则运用于这套丛书的第二卷。它在 1907 年以题为《现象学的观念》<sup>①</sup>(Die Idee der Phaenomenologie) 出版，第一次阐发现象学还原。而且，同样的原则也运用到随后的书卷里。我们重新出版那个根据自己掌握的大量注释加以复审并修正的文本——《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sup>②</sup>(第一卷，现象学导论)(Ideen zu einer reinen Phaenomenologie und phae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Buch I, Allgemeine Einfuehrung in die reine Phaenomenologie)，以及这同一部主要著作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未出版的文本。

正是从这样一些特点可以看到，这一系列不同卷册的编号不是出于实际整理的理由而被搞出来。它们与写作日期的编年表全然不符，而且，也不表示根据胡塞尔问题所构想出来的一个系统计划。

最后还要补充一点，《胡塞尔全集》(Husserliana) 的编纂者决定原则上认可这同一套丛书，可以比作为胡塞尔的《全集》(Gesammelte Werke)，即一系列关于他的学说和一般现象学思潮的历史研究和批评。

\*                     \*                     \*

我们希望给出一个也是忠实的版本，像胡塞尔留给我们的那

---

① 又通称《小观念》。——译者注

② 通称《大观念》。——译者注

些文本一样可能忠实。为此,我们既遵循了一般应用于整个批评出版的原则,也在处理特别一类手稿时遵循这个原则。

xii 因此,这种一丝不苟的忠实——我们希望人们将能够在这第一卷里已经看到这种忠实——并不是说,档案馆编委会或编纂者就是通常所说的那些正统胡塞尔的拥护者,或者希望通过自己的编纂促成一个典型的胡塞尔学派(同样在这个词的更广意义上说)的形成。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毫无疑问,我们相信大师的真正价值,相信他的著作的重要意义。但是,我们谨在此借这个更加正式的机会宣布,我们绝不拘泥于胡塞尔的学说,而且保留最大的自由来批评他的理论,决定我们自己的哲学观点。由此可见,我们所发表的胡塞尔的论点和证明并不牵连它们的作者,只是表示编纂者自己像重视这些东西那样去思考它们。

\* \* \*

在这个序言的最后,我们对哲学家的遗孀——玛尔薇妮·胡塞尔太太(Madame Malvine Husserl)表达我们的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感谢她对我们表示出极大的信任。而且,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完全归功于她。我们还要感谢胡塞尔家庭的其他成员,特别要感谢G. 胡塞尔先生,因为他对我们的工作总是表示出极大的包容。

最后,我们要对档案馆的所有合作者表示我们深深的谢意,感谢他们极大的忠诚,唯有这种忠诚这个版本才有可能面世。

H. L. 范·布雷达(H. L. Van Breda)

胡塞尔档案馆项目主任

卢汶,1949年3月1日